

## 高等教育的拓宽领域

德克·范·达姆

德克·范·达姆 (Dirk van Damme)：独立教育顾问，曾担任 OECD 巴黎分部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负责人

电子邮件：dirk@dirkvandammeedu.net

一场革命正在工业化世界悄然进行，这场革命对我们国家和经济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 2020 年，经合组织 (OECD) 国家 25-34 岁人口中拥有高等学历的比例超过了 50% 的临界点。这意味着在高收入国家，超过一半的年轻人现在持有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尽管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但这一比例将继续增长。

### 学术漂移

这场革命对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愈发造成挑战，现有的结构是在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设计的。在大多数国家，研究型大学被期望招收不断增长的学生人数，这给资金、基础设施、教职工工作量以及教学和学习实践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尽管面临这些压力，很少有研究型大学公开质疑“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大学教育”的想法。对这种想法质疑被视为与公平和公正相矛盾。

然而，有迫切的迹象表明，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并不仅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毕业生就业不足、过度教育、技能不匹配和替代效应是可以被视为不良影响的示例。即使在工作任务要求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中等技能工作要求应聘者具备硕士学位，这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不断挤压中产阶级，并导致社会不平等水平上升。在一些国

家，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是否真的需要不断增加大学毕业生数量。

技术变革使得发达经济体对技能的要求不再停止于中等教育学历水平。然而，技能需求的变化不是“更多相同”的变化，而是日益多样化的技能组合。高等教育领域将需要进行转型，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

### 不同的路径

像美国这样具有更多机构多样性的系统可能有更好的筹码来应对这一挑战，但近年来社区大学的招生数量下降表明这并不会自动发生。一些国家，比如 1992 年之后的英国，已经统一了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但面临普遍的学术漂移以及非研究型大学发展前景不明。这些系统坚守着只有一个学术成功典范的思维定式。其他国家，如荷兰或瑞典，拒绝统一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保持了二元制体系（另见本期波尔【H.F. de Boer】的文章《荷兰应用科技大学：从扩展到学术漂移及学生人数下降》）。尽管存在各种批评，但二元制体系似乎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至少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多样化。

德国等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参与率相对较低，是接受大学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欧洲国家。许多人将此视为德国教育体系的主要缺陷。然而，

其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设施对技术需求有很好的满足，这主要得益于卓越的职业培训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最高的专业学位学历现在已经与学术硕士学位具有等同性。在其他许多国家，专业与职业课程及其学历仍然被视为次等选择，但德国成功地弥补了学术和职业高等教育领域之间的声誉差距。受到德国的启发，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高质量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缺失环节。

## 扩展学历梯级

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学士/硕士/博士的阶梯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遍资格框架。然而，这暗示着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被高等教育子系统所定义。因此，中学教育资格和最近的高等教育资格（通常是为期四年或三年的学士学位）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所有有高等教育愿望的学生因此被迫进入学士学位课程，结果太多人失败了。高等教育系统试图强制推行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定义，无意中导致了許多社会困难。

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国家在拓展扩大学士学位以下的“短周期”课程，其中包括通常需要 120（欧洲学分互认体系认可的）学分的“副学士学位”。幸运的是，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幸运地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该框架包含了 EQF5 级，旨在填补二级教育资格和学士学位之间的鸿沟。然而，声誉不高、雇主的保守态度、提供机构的有限、与学士学位课程的联系过于紧密以及学生需求较低仍然阻碍了这一高等教育领域的突破。

更加具有前景的是学生们对短期课程和非传统证书（如微证书）迅速增加的兴趣。副学士学位证书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

事，但数字徽章和区块链等技术为解决认可和可信度问题创造了机会。在欧洲，在欧洲委员会的支持下，微证书似乎是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有前景的新领域。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职业教育领域，正在尝试这些新的证书。

在较长的时期内，高等教育主要关注于拓展学历阶梯的顶端，即博士学位，但现在政治上更多的兴趣集中在扩展学历阶梯的底层部分。这与政治上对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参与、更短的学习轨迹、更高的成功率以及满足高技能之下职业的技能需求，相互符合。

## 缩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的鸿沟

然而，尽管这些发展前景令人鼓舞，但只有各国愿意应对缩短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间鸿沟的挑战，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型才会真正发生。继续教育部门主要为 16 岁以上的人群提供以职业为导向的课程，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拥有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系统）、爱尔兰和英国已经被制度化。在许多其他国家，这些课程以不太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标签可能是“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甚至“终身学习”。在学院、培训中心，甚至在教育部门之外的众多提供者，都为年轻或年长学生提供各种类型的课程。

在大多数国家，继续教育或成人教育传统上并不被视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英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多项政策，以现代化继续教育并使其更加接近高等教育领域。在爱尔兰，教育部长最近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继续教育、技能和知识的三位一体系统”（参见本期文章《爱尔兰：走向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在澳大利亚，有强烈的声音主张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整合

成一个一体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许多其他国家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发展。

### 前景展望

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完成学校教育后，学生需

求的扩大导致了大规模普及高等教育。然而，不仅技能需求在不断变化，学生的需求也多种多样，这要求提供更广泛和多元化的教育回应。挑战似乎在于强化高等教育之外的高等教育系统。